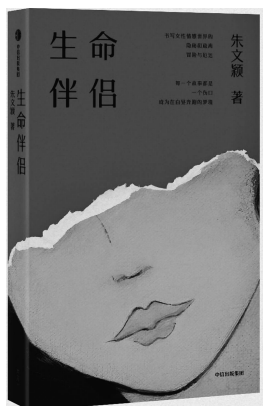


纪念那些稍纵即逝的决断与逆转



2020年11月
中信出版集团
朱文颖
《生命伴侣》

上海和苏州很近，我跟朱文颖经常也能在一些文学界的活动中见面，但文字上结缘，还是起于前年冬天某个文学评奖。此前我不太熟悉她的创作，只是对评论界关于她的研究略知一二，比如将她归入“70后（女）作家代表”，围绕其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以及短篇《繁华》《浮生》《万历年间的无梁殿》等论述其女性经验、南方元素、家族叙述。仅此而已。但我还是力挺她的短篇新作《春风沉醉的夜晚》。

我发现朱文颖不像许多作家那样缺乏节制。她的语言很少冗余的陪衬拖带，轻盈而饱满、灵动且富于质感的笔触始终紧贴人物内心，精准地跟踪着情绪意念的微妙波动，情节布局和细节刻画全在掌握之中，整个故事的展开（上海某二流大学女讲师与同处“底层”的德籍华人感情与观念的纠葛）显得干净利落，力透纸背。

别的不管，仅这一篇就足以显示作家的独特才情了。

今年8月初，她准备推出短篇小说新集《生命伴侣》，邀我作序，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陆续读完这本《生命伴侣》，感觉在朱文颖轻盈灵动、流畅饱满的叙述中，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始终聚焦于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

或许有人要问，这也算特点？难道还有不触及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的小说吗？果真有一问，那我就认真回答：是的，确实有太多小说什么都写，

但就是写不出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或者多少也触及一点，但作者们写到中途（或竟在下笔之初）就写偏了。这两种情况，一是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净写一些你知我知、固化僵化了的情感套路，毫无新意。其次就是将真实的情感物理处理得稀奇古怪，完全置读者正常阅读心理于不顾，自顾自地胡编乱造——这种写作乃是作家的精神独舞，而非老托尔斯泰视为艺术生命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

朱文颖短篇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始终聚焦于人类真实的情感，在真实的基础上写出许多不同类型的情感关系。因为真实，你就会感到似曾相识；又因为加入了她特有的发现，出现这样那样的变化，所以似曾相识的东西往往又如同初闻乍见。

既然旨在探索“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关系”，朱文颖的小说背景也就不拘于一时一地，而显出极大的开放性。诚然，《浮生》改写沈复《浮生六记》（集中于沈三白应妻子芸娘之命一天之内在苏州大街小巷寻找住处的经历），《重逢》描绘降宋之后李后主与小周后的结局（集中于两人慷慨赴死以互剖真心洗刷耻辱），《繁华》用海轮上十七八岁少年为一条买给情人的金鱼跳海自杀做背景，又以失去祖国的白俄军官夫妇在绝望中相爱相守以至共赴黄泉为映衬，描写来上海冒险的王莲生与妓女沈小红之间无穷的爱情试探，这三则“故事新编”，包括将自家小区也写入故事的《万历年间的无梁殿》，无疑都带有评论家们反复阐释的南方/江南/上海/苏州所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但朱文颖不仅真切地写出这些人物浑身散发着地域文化的神韵气息，也更加精妙地写出他们对空气一样包围着自己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眷恋与决绝，沉湎与清醒，陶醉与不满。

毋宁说，朱文颖的人物身体属于某地，精神则永远指向天空。他们绝非某种地域文化标签，而是一些极不安分的精魂，要走出特定地域文化，到更加寥廓的世界去确认自我。这些精魂既可以徜徉困顿于烟雨江南，也可以像《凝视玛丽娜》中的李天雨、戴灵灵，《哑》中蔡小娥和自闭症儿童的母亲，《金丝雀》中神经质的女人，《生命伴侣》中的“我”，行走（神游）于香港、纽约、柏林、大英博物馆、沙漠、敦煌或任何一个城市与乡村。她们似乎甚为苍

弱，空虚绝望，但一瞬间又会判若两人，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或如天使之纯美，或如恶魔之狰狞。

生命之火不肯寂灭于命运宰制，总会在行动或心理上出现一次或若干次决断，造成人物情感关系吉凶未卜、善恶难分的逆转。此时，那稍纵即逝的小说高潮也就如期而至了。

比如，姚一峰突然决定以“哥哥”的身份护理昏迷中的曼玲（《悬崖》）；姚一峰突然决定要去拜见同事蒋向阳（《庭院之城》）；蔡小娥突然决定做自闭症儿童的家庭看护（《哑》）；李煜突然决定将被动接受赵家御赐“牵机药”翻转为他和小周后互剖真心的良机（《重逢》）；李天雨突然决定按戴灵灵指示去陪伴狡黠贪色而又空虚软弱的商先生，在别人对我、我对别人以及我对自己三重“不负责任”的境况中为自己举行“成人礼”（《凝视玛丽娜》）；“我”突然决定必须透过周先生“骗子”的外表去接纳其真爱之心（《生命伴侣》）。

当然，并非所有的决断都能提升生命境界。倘若只是俗世的精明的算计，结局往往适得其反。比如“我”决定始终向貌似高贵的所爱者（德籍华人夏秉秋）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却因此彻底坐实了自己真正属于连自己也极其鄙视的无聊浅薄的“小资”，并与同属一个阶层的所爱者失之交臂（《春风沉醉的夜晚》）。商人吕明也显得很有决断（妻子惠芳因此对他既欣赏又忌惮），他灵机一动，抓住“商机”，将众人以为诡异不祥的无梁殿底层改造为集消费娱乐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又处心积虑在那里大肆操办了一场自以为别开生面的圣诞摇滚作为开业典礼。但他收获的却只是无情的事实对他长期投射于神秘女郎居汪琳琳之卑琐欲念的辛辣嘲讽。这个欲念曾经是他幽暗生命中唯一的亮光，最后还是被他自己一连串的决断给拍灭了（《万历年间的无梁殿》）。

凝视这些决断和逆转，是否就能把捉朱文颖小说的精髓呢？

要说的话自然还有很多，但我的序文也该打住了。嚼饭与人，徒增呕秽。全部“剧透”，所为何来？更多佳胜或难免的疏漏（窃以为《金丝雀》处理警察与那个女子的故事就不甚贴帖），还是留给读者自己来判断吧。

郁元宝

钟声惊起的灰尘



《费城的钟声》
王彬彬
译林出版社
2020年8月

少年+青年+中年=?
读完了王彬彬先生的《费城的钟声》，我不禁想起了这条既可解又无解的人生数学题。

如果是早慧的少年（14岁的军校大学生），加上博学的青年（饱饮群书），再加上锋锐的中年（他不宽恕，也从未松懈过），有关王彬彬先生的人生之“和”就是一个惊人的收获。

千万不要讶异于王彬彬先生的收获，应该研究王彬彬先生是如何完成了自我建设。除了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王彬彬先生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他的史学研究是林间“未走过的路”，从《城墙下的夜游者》到《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从《往事何堪哀》到《并未远去的背影》，从《顾左右而言言》再到刚刚出版的这本《费城的钟声》，他依旧是这条“未走过的路”上的拓荒者，是那个大汗淋漓的向导，也是永远真诚邀请我们同行的好伙伴。

“……所以，这仍然只能说是一本内容杂乱的小书。”

这是王彬彬先生在自序中的谦逊之语。从中国到美国再到欧洲，从近代史到现代史，还有当代故事。时空的经纬线看似杂乱，但实际上全离不开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建设问题，中国人内心的建设问题。有时候，陈宝箴就是胡适，而胡适也是拉贝。我们就是那个说大禹是虫子的顾颉刚，也是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拉贝根本就在我们的心底眺望。

总是有伪币四起，幸亏有王彬彬先生的好书相伴。有了这本《费城的钟声》，今年这个特别的夏日特别悠远。费城的钟声响起，众多沉寂在遗忘中的历史人物开始交叉奔跑。陈寅恪祖父陈宝箴那根秘密消失的喉骨浮现在黄昏的天空中，驻美大使胡适还在窗口写着他的《胡适日记》，书生的尴尬与自尊心永存在纸上。同样写着日记的蒋介石对于可能投降者的警惕和无奈。被陈立夫羞辱的顾颉刚永远是西装革履的模样。政治巨变中的高晓声其实就是陈奂生的精神之父。逃离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课题，也是众生的永恒课题。那个也写日记的拉贝，他为我们写下了不得了的南京和德国……

是的，不得不。不得不的灰尘覆盖了我们的记忆，不得不的遗忘又保存了当年的钟声。因为王彬彬先生，被时光凝固的钟声又将那些五味俱全的灰尘惊起。所以，有了这本《费城的钟声》，那些钟声惊起的灰尘就注定久久不能落下。

谢谢甘于寂寞中的王彬彬先生啊！是他将这些灰尘一一扫起来，然后像炼丹师一样，疼痛焚烧，虔诚锻造，打造出了一枚又一枚真正的金币。

庞余亮

以史家眼光为新诗发展作传



2019年11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邵燕祥
《品诗》

邵燕祥先生在庚子年的八月一日安然去世了。噩耗传来，引来一片悼念缅怀之声，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送别追思这位令人敬重的写作者、思想者。

邵燕祥出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3年，出生地是在当时北平城里的礼士胡同，他的母亲是满族人。邵燕祥在进入改革开放之时调入《诗刊》，与严辰、邹荻帆、柯岩等合作共事。在《诗刊》编辑部，他一览众山小，接触了解了中国诗坛的林林总总，但毕竟是饱经忧患之后，对世相百态的了解更为练达从容了，可还是跟不上形势，后来基本退出了这家杂志社，不大去写新诗了，而是另辟蹊径，以杂文、散文

行走于大江南北。

但邵燕祥先生的本色毕竟是诗人，成就高低姑且不论，他怎能忘情于诗歌呢？细读邵燕祥先生于己亥年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品诗》，简直就是中国大陆新诗发展脉络的一册简史别传。在这本书的大致四十余篇文章中，邵燕祥先生提到了不少诗人，这在资讯泛滥、迭代加速的当下，多少名字实在是久违而陌生了。但邵燕祥先生以史家的眼光、编辑家的严谨、诗人的敏感热情，或评论这些诗人的作品，或追怀这些诗人的生平，或勾陈这些诗人背后的秘辛，真是琳琅满目，令人感慨万端，也五味杂陈。

邵燕祥说新诗的代表人物，谈到了继郭沫若、艾青之后，本来有希望的是公刘“领衔一个时代了”，但“没多久，盼来的却是意外之灾，公刘落难了。我们对‘公刘时代’的期待落空了。”邵燕祥先生感慨道：“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诗歌和整个文学趋向多元，我们那种以一个人标志一个文学时代的思路必然地受到了质疑。”

邵燕祥谈九叶派诗人，说到了穆旦、辛笛，也谈到了绿原、牛汉、屠岸、曹卓、黄秋耘、黄苗子、蔡其矫、丽尼、傅天琳、胡昭、荒芜、丁图，这些人，有的为世人所知，有的真是不大为人所知了。邵燕祥先生有一篇《1963年的邂逅》，是追忆与诗人孙静轩在西南重庆的一次偶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各自走过坎坷的路我和你不期而遇，在这遥远的山城的街头南方的冬天，本

来不该寒冷但此时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不远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但温泉属于别人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挨肩坐在长凳上，相对无言”……据邵燕祥先生回忆，孙静轩本来要约他一起小坐喝茶聊天，一诉睽违多年之状。但邵燕祥为了避嫌，担心被人看到两人私自在一起而被举报，就只能在乱纷纷、闹哄哄的众目睽睽之下说些不疼不痒的话。

邵燕祥先生对旧体诗很是关注。他自己也写旧体诗，并且还提到了胡适先生的旧体诗。他谈到了聂绀弩的诗、邓拓的诗、张宝林的诗，尤其是荒芜的旧体诗、牟宜之的诗、李汝伦的诗，这是他写给一位名叫冯立三者的一封信中提到的。邵燕祥先生从“同光体”诗人一直说到当下，纵论古体诗的蓬勃发展不可小觑，他还提到了所谓被郭沫若视为弟子的陈明远，还有杨先益、胡遐之等人，真是视野开阔，令人叹服。南大苗怀明教授不同意北师大名教授王富仁先生关于旧体诗不能进入当下文学史的主张，力陈作为唐宋诗词国度的此一文脉不能中断的理由种种。这样看来，苗怀明教授与邵燕祥先生倒是主张一致了。

需要说明的是，邵燕祥先生的《品诗》，他很自谦地说绝对不能与司空图的《诗品》相比附“妄攀”，此书是郭枫先生领衔主编的“新地文丛”之一种。郭枫先生今年也已经九十周岁了。他的夫人是江苏的前辈散文家苏叶女士。

雷雨